吳下諺聯

吳下諺聯卷四

北莊素史集

耕達孫氏參　　發明書眉

雋峯陸氏校　　僻評附註

添湯

孫耕遠曰余讀諺聯至吳歌一則覺高唱入雲飄飄乎不知何處是他鄉也不謂作者徑將上佳二字陡然一煞筆意非不簡

潔、獨不顧陽[illegible][illegible]墮、懸崖峭壁間耶、素史氏曰、無不散筵席、曰添湯可乎。爰再推廣廿聯、以副添湯之意

施粥

粥而曰施、富人之好行其德也、施而以粥、亦貧民之苟延殘喘耳、嘉定南翔鎮、習俗奢靡、比于蘇城、地產木棉、雖抱布入市者

亦不知節省、乾隆甲寅、棉大稔、乙卯春、設官廠賑以粥、民就食者萬餘、素史氏曰、此番南翔、雖見熟而市利當不豐。隆孫耕遠曰豐隆遇邪矣、蓋今之吃施粥者、乃昔之吃羊肉麵者也

爬灰

王荆公子雱早世、其妻另築小樓以居、荆

公時往窺焉媳錯會公意題詩于壁有風流不落別人家句公見之以指爪爬去壁粉外間爬灰之語蓋昉于是

滴血

乾隆初年松郡城有七十二老人生子者其弟訟之以老人不能生育也華邑侯陳公訊其兄晚年得子必賴弟妨撫長教誨

令酌給財產、以結惠愛、兄允之、弟反抗、顏、以滴血定案爲言、公曰書雖載此、但不必盡信、其人固爭之、公諭先以爾父子試之。滴其長不就。公曰、何如、其人利欲熏心、忿爭之曰、尚有次子、再滴亦不就。又滴其幼又不就。乃滴其兄父子就、陳公怒、鐵提弟婦刑訊之、供出所私、一賣肉、一賣腐、一賣

菜皆居西外、拘之到案、訊之皆服。謫之各就長賣肉子、次賣腐子、幼賣菜子、所私均子杖責、子各歸宗。咸具收領偹案、原呈削髮爲僧。

小死

溘然長逝、泯然不反、此大死也、耳漸聾、目漸瞶、蒼蒼者白、動搖者落、筋攣骨縮、肌枯

肉削、零零碎碎。剮至槁灰。是謂小死。夫不死則不死耳、逍遙強健、豈不甚快、若大死則大死矣、不知痛癢、萬念皆休、奈頹乎中間、不尷不尬、眞屬計無所出、

長生

血肉之軀、斷無不敝、世安得有長生者、秦皇漢武、前車也、其實長生者、德盛于身、業

垂于世、千秋百世後、歌其功、頌其德、常見其爲人。乃是不朽。若塊然軀殼、任是八百遐齡。終于草木同腐。況飲之食之裘之葛之、一無禆益于世、爲造物虛生之人、卽果白日昇天亦與殤子無二。

嘔心血

有患心血衰者、醫師定方、仍以心血爲藥

引問何從得來、曰覓得好秀才窗課草稿紙、煎服卽是矣、言好文字乃心血結成者耳、國初戚价人先生、爲文雄深古健、落稿後、毋至嘔血兩點、蓋其文字字從心坎中出。其血亦點點從心坎中出也。

磨日光

人生無過百年、天有日光、人有工夫、一任

過而不留、卽果享壽百年、亦安見此百年中有此人哉、惟以吾工夫、挨此日光、過一日、細細地磨一日、得之耳目、會之心思、形之筆墨、後之覽者、估其工夫、計其日光、想見其爲人、較之悠悠忽忽而過者。自有記認之處。知某年某月某日。有某某力爲之磨也。粉麵之磨以礱則細。斧斤之磨以石

則利梗楠之磨以水則澤著述之磨以日光則壽。素史氏集諺聯住于嘉慶元年閣筆年餘、然于路上船上枕上、輒難消遣晝夜仍于街談巷語、採得人情物理、未嘗不記于心、偶或錄之、今又成帙矣、亦不放此日光經過也。

四腮鱸

張翰思鱸膾而歸松江、松江之鱸、巨口細鱗、小者六七寸許、大者尺計、其腮有四、今松人不稱四腮鱸者、以鰕虎魚奪之也、鰕虎善食鰕、故原名鰕虎、大者四五寸、不堪作膾、非鱸也、其腮自暴于外、左右各二焉、人一望而見之、曰四腮、口亦巨、鱗亦細、故得冒爲四腮、而眞四腮鱸隱矣、吳中士大

夫稱大鱸但曰鱸、稱鰕虎曰四腮鱸、承訛襲僞、不知幾何世矣、素史氏曾譔百物志、手取大鱸、啟其腮、左右各四焉、因鱸自藏其腮、人不及見、隱其實、不得標其名也、松江華奉婁金上南青七屬、非吳淞江也、其鱸左右各四腮、併計而八、若蘇太屬縣、其鱸左右各三腮、併計而六、故曰四腮鱸、除

了松江天下無、

獨脚虎

虎爲百獸之尊、皆四脚、而此虎獨脚、此虎不如他虎矣、此虎獨脚、而百獸不獨脚、此虎更不如百獸矣、虎曰不然、而不見夫夔乎、獨脚夔異獸也、獨脚虎、寧非嘉名、素史氏曰、夔之脚、天之生是使獨也、虎之脚、非

天之生是使獨也、虎有脚、而或不用、麻木不仁、氣滯血凝、能不得展、棄此脚也、有脚而或數用、暴骨以逞、筋疲力盡、功不補患、徼此脚也、有脚而或誤用、輕試其鋒、而受人制、深入其處、而不得出、折此脚也、虎脚之所存者僅矣、得不危如累卵也哉、

目無難事

天下無難事、舉一世言。目無難事、就一人言。其難事更不得輕言無之也、前既釋之矣、曰有心人、取其鑽得進。素史氏有難詞焉。老面皮、取其鑽不進。素史氏有難色焉。乃此一人者。面皮也老心也。有是以目無難事。

家有賢妻

此諺亦有二一曰夫不遭橫事一曰夫不吃淡飯一是婦德一是婦功家人利貞此妻之必須有有之必貴乎賢也昔嘉定一董生三旬未娶父專嚴督怒而夷焉形之詩句有曰城隍老去須行樂家有賢無此爲貧。

青黃不接

禾麥秀時青、熟時黃、自青而黃。中間四五十日未得收成、便農終歲勤動、脂膏至此而竭、一望青青黃收、瞰待何從而接濟乎。受累正無窮耳、稱貸包息、受豪戶之累、賒取貨物、受商賈之累。男啼女哭、受兒孫之累。餓殍乏絕、受雞豚狗彘之累、極極窘鄉背在此際。故有作青黃不濟者尤切

黑白分明

北莊外父周式堂戲課彈詞一則、聞學士夫婦挈女登梅樓賞雪、群婢皆賜酒行觴、政以黑白分明爲令、聞公首唱烏鵲爭梅一段。香夫人接句衆鴉鬧帖十三行。小姐避席起聯之曰纖纖玉手磨香墨、侍婢對一句點點楊花落硯塘。婢後二婢出一云

佳人美月頻相盼。一云對局鬭棊打刼忙
又一婢云、古漆瑤琴新玉軫。聞公擊節大
加獎賞。末婢偏用拗體一句、曰洋溝滑趯
豆腐燒公怒罰跪、飲謂是黑白不分耳

明星照爛地

天雨初晴必𥻆糊者久之、漸漸開朗、泥塗
徐見乾燥、乃得老晴、若夫新晴天氣自晝

至夜、水氣未收、便見一天星斗晃照、地下猶然燦爛、不久即雨矣。如人患病乍愈、精神未復。必當休息節制。良久漸作強健。事情乃能全愈。又如家計貧窘。稍得所畜、必當樽節愛養、良久漸作充裕。事情乃能保守。若病後即如強壯。少有便露。餘亦終必亡而已矣。天心仁愛、故示此象、明星照

斸地、天亮落不及、乃是現身說法、

烏雲接日頭

人皆以天晴爲天好、蓋日乃純陽、明照天下、至落日時、陰氣漸發、此而有烏雲橫亘、與日接連、乃雨徵也、若一接之後、日光復亮、俗謂之打穿、又名赤脚下泥、來日必晴、陰陽盛衰。倚伏關頭。在此時也。故晝夜交

代人成魁首屬望焉

亟鑽木土地

土地、最靈之神、保障一方民物、豈不能自保其身、而亟得鑽之也哉、不知保障一方者、德上地也、亟得鑽之者木土地也、靈土地者、聰明正直、爲民禦災捍患、降福孔多、人常爲之拂拭裝潢、斷無朽蠹、若木土地、

徒有其形、不見其靈、有諸蠹虫。窺見底裡、乃山木斲成者、于是從而鑽之、細如針孔、漸若蜂房、家幾香烟斷絕、官骸朽落、盡露原形、猶是土地。如加謚法曰木素、史氏曰、既云木虫鑽之矣。

狗咬呂洞賓

洞賓仙師、風骨淩雲、人皆景仰、狗何物也、

乃敢自取罪戾。皐然肆其一咬乎。且夫仙師未卜先知狗而欲咬。何不將葫蘆中葯物斃之。背上寶劍斬之。狗焉能爲不知趣。師藥本濟人。不用毒狗。劍惟誅妖。不欲屠狗。狗若欲咬。亦不屑逆料以矜先見。所謂與禽獸又何難焉。獨是爲狗計之。當向洞賓仙師拜之跪之。求其度之。庶不復遭毒

生道中竊糟糠食屎橛也何反從而咬之哉素史氏曰此其所以爲狗也歟

打水魚頭痛

若必膚受而始覺定非有靈之物也莊子曰人相忘于道魚相忘于水水者魚之道也傷吾道即傷吾心頭焉得不痛背者鄙俟醢而文王歎顏淵死而夫子悲銅山西

崩洛鐘東應呼吸相通之至也彼趙帝強秦于仲連何與乃欲蹈東海而死哉素史氏曰於水知其所痛可以人而不如魚乎

做賊人心虛

人而做賊已無人心矣還問其虛與不虛哉然賊者習也心者性也習相違而爲賊性相近而猶虛書云人心危是物欲對道

心言猶一潭清水中入一縷墨瀋乃太極陽中之陰諺云人心虛是天良對賊心言猶一潭濁水中入一縷墨瀋乃太極陰中之陽書言是舜蹠分處諺言是舜蹠合處

眼睛紅盼盼

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朱子訓爲黑白分也乃不見其黑不見其白而見其紅何

也、蓋凡覬覦他人物件、謂之眼紅、紅則掩其黑白、不能分明善蹤、不美可知矣、美者一盼而已、紅者私心繫戀、一盼不休、再盼不歇、頻頻轉注、盼而益紅。紅而益盼。故曰盼。盼盼兮者、詩讚之。盼盼者、諺譏之也。

肚腸白條條

腸在肚中、何由見之、而曰白條條哉、此人

之自白于人也、但為此言者、非神農皇帝生成水晶之腹。又非比干丞相剖開七竅。之心果爾白條條也、亦其誰信之、素史氏、曰是有徵也、其腸白者、吐詞必有建白之、處其腸白者、立心常露精白之眞、且腸白、者志氣必高、如仰白雲、腸白者、節操必堅、如臨白石、其食用恒廉、不異風淸月白、其

思慮恒察、却如白日青天、無小不忍其腸以硬爲白、有大不忍其腸以軟爲白、坐懷不亂、柳下惠熱腸亦白、閉門不納、魯男子冷腸亦白、委摯纏綿、能白者能縴、衷痛迫切、可白者亦可斷、以上條條、誠于中形于外。若其肚腸黑如鍋底而自號于人曰白條條。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

脚跟不着地

從來厚福之人、端凝沉重、立曰山立、行曰時行、縱有時瀟灑出塵、而岳峙淵渟之態、自有施于四體者。若夫器小易盈、必形于外、通體驕矜、揚揚得意、縱百般掩著。而其脚之跟。自軒軒然無蹜蹜自循之狀。楚居

瑕伐羅、鬬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伯比決一莫敖。諺決千百莫敖屈瑕。後來懸梁高掛一條繩。終是腳跟弗著地。

嚳哪先出門

凡人出入、皆面向前、而舉足以往、嚳必在後、奈何有先出者乎、蓋嘗見夫進謁貴官者矣、踵門挾刺、授之門者、具道景仰、求見

若渴、浼達名東、門者曰少坐、乃進門房、閽少卽厮、門者入內、其人忽坐忽起、不能卽安、門者出、傳諭不必見、復固懇之、其閽頻坐頻起、貴官固不納、垂頭強步而退。是頭足先出。而閽哪在後也。易、曰閽無膚。其行趦趄。此之謂也。或幸而貴官納之、傳見趦、進北面稽首再拜、命之坐、不敢坐、又不敢

不坐、臀稍稍坐、有問卽起、貴官入耳不欲煩乃稟辭、貴官送之出。固辭。頭俯至地腰屈不伸。足在檻內。惟其臀已僕僕爾出諸宅門之外矣。諺曰臀郷先出門。此之謂也。

圖准不圖審

素史氏曰、余家青浦嘉定接壤、嘗入青縣、邑尊懸示通屬詞訟事件、歲以百計、嘉邑

懸示者歲以千計、何繁簡相懸至此、大凡詞訟、俗名官私、官者情理之曲直、私者經差之使費也、青邑原被兩給、事可從緩、嘉邑經差止歸被告一面、即傾家而不顧、青民一時之忿、緩則漸銷、或經居間勸處、遂不至於成訟、嘉邑呈狀者爭先而進、親友解紛不及、亦不便于解紛、恐後控者之爲

被告也是必裝點情詞以圖一准已足澂忿後來質審之虛實不及計矣此嘉邑事件之所由多也願慈父母官力除此弊其種德靡涯矣。

擔遲弗擔差

差遲二字皆屬擔咎人尔差之甚于遲不知遲之甚于差也始約以年展約以月又

展以日、日則無可遲矣。豈知復展以年乎。差者、無過一差。而人不受其遲之累。遲者、終至于差。而彼猶不肯擔差之名。姑無論終至于差。即使後果不差。而人之懸懸望澤者。已勾腸掛肚。不知幾何日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聖人列于四惡。不特從政爲然。

荒田一熟稲

凡用種植遞年培養亦遞年稔熟倘有間斷豐歉遷宅從而荒廢不得收割禾稲次年恆多棄置以爲荒田難以加工也不知日夜所息雨露所潤天膏地力滋長可冀重加糞除嘉種仍得豐收此一熟之後若再惰農失時則天功不得屢貪豈能長此

豐稔乎。諺若曰人不可以自恃荒田尚有一熟稻也。人不可以自恃荒田止有一熟稻也

人命兩家窮

吾鄉一耆民生平爲人排難解紛然未免涉及分外恩怨參半耳上憲訪提到案詰以私和人命多至三十六頭乃從容對曰

是亦不能昇果私和三十六頭人命則已保全七十二家矣上臺領而釋之

童生宰相之苗

宰相假官最齊罔不自童生始夫人而知之也諺言宰相之苗當以相才言不以相位言國家用人必取美玉無瑕次第拔擢選之文學于宰相乃美中尤美粹然完

壁方無愧。爲師傅重器、其基嘗培養在先、譬如穀種。愼重於下種時爲要也。如范文正公微時、即以後樂先憂爲已任、司馬溫公兒時、識者早知其智仁勇、此之謂宰相之苗。若未膺一命。即寡廉鮮恥。盈滿忌刻。負之古社稷臣。必有以爲非其種者矣。是謨乃發明養正之功。非徇順譽兒之癖。

醜婦良家之寶

世人見美婦輙目迎而送之願其爲吾婦也見醜婦恒掉頭而不顧不願其爲吾婦也則吾有婦焉喜其目迎而送之乎喜其掉頭而不顧也夫掉頭而不顧者相安于無事耳目迎而送之者不知其心中若何設想雖亦相安于無事其輕薄處已不堪

問矣、權其變故、前車可勝數哉、明遭多露。蹈坦傷風。縱使一片冰心。不免綠珠身墜。苟其偶然動念。雖禁紅紼私奔。家之不良。寔階之厲夫。然而醜婦寶矣。嗟乎、妲己若作無鹽女、何至大白之懸、西子設為東家施、焉有吳宮之沼、諺言倘未及此、惟是冶容誨淫、寔與聖訓相表裏、不可為炯戒歟、

小狗啣大屙練

世間惡臭無過于屙人皆掩鼻而過狗且逐臭而來嗜屙之練因其無胃使然獨是狗旣小法當取小者乃其貪心却不小練愈大望之愈喜及近屎所自覺其口之小不能下咽啣之而走小狗醜類見而爭焉終覺其練之大亦相與啣之而已大犬過

此嘷然一嗷、群小曳尾而散、其屎綀被犬大嚼、不留餘滓若小狗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家鬼合野傷亡

凡無祀鬼魂、求食彌急、索酒索食索錠帛、俗名討羹飯、此野傷亡情事、若家鬼出此、不免有靦面目、于是勾合野傷亡、齎寒作

熱索得羹飯錠帛郎朋比稾分夫野傷亡極欲纒擾亙家苦于無門可入適遇其家鬼糾合乘釁作禍無所不至爲家鬼者掩耳盜鈴則曰非我也野傷亡也但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固難逃物議耳滅下陽者晉師也必以虞師爲戎首討羹飯者野傷亡也必以家鬼爲厲階諺曰合是春秋書法

孫耕遠曰賊無脚偷不着捕快無脚捉不着野傷亡無脚討不着家鬼者其脚也歟。

引狗不得上眠

狗賤物也然爲主守夜頗見小忠主出則隨主歸則喜亦爲小信時而舞跳滚撲可玩似覺小有才故恒令人引引之不已從

而眠之、且眠而上之、或于櫈、或于桌、或于牀榻、成何體局、故諺特戒之、勿如此也、眠安置也、眠小孩、吳人作去聲、平讀亦可、此諺義通、

責人惟恐不讓

惟君子能受盡言、中人以下、鮮有不怙過者、吾而一味責之、小者彼有譁言、大者吾

遭失色。退則唾面自乾。進則歌手不得。百端俱起、皆由微而至巨也、故君子與君子、乃可糾繩耳、否則力足以馭之、俾其不得逞者、猶可范宣子除欒氏、何等費力、楚靈王殺齊慶封、尤爲千古話柄、裴史氏曰、困獸猶鬬。窮寇莫追。可不謹其所發哉。

打蛇打在七寸

蛇、毒物、能爲民物害、故見者必打、不打反致毒心之議、打之會享宰相之榮、又諺云、打蛇勿死終有害、夫以人人共疾之物、物議當前獲福隨後打之必殺、無疑矣、倘何貽害足慮乎、是或打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柰何、曰蛇有七寸。在頭之下。腹之上。覷的淸擊得重。制其要害之處。得之矣。昔人

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尾應、擊其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若在七寸、首不能與尾不能顧、一發而中、不被其傷、亦不慮其逸也。

素史氏曰此雖諺語、實寓兵機。

送佛送到西天

佛既西天來、當願西天去、即欲西天去、何必人之送之也、送之西天、又何必人之送

到平素史氏曰佛自西天來二十年于此矣唐昌黎伯韓文公力闢之不能革宋蘇子瞻等反有引之入門處明初劉青田亦痛詆佛教亦不得救無法以處之諺者大費苦心從中調劑謂韓劉諸公語近于激佛焉能悅服而去乎爲今之計其送之便佛囉佛囉從西天來些父母之邦曷可忘

諸佛不飲酒。清茶在盂。佛不茹葷。野蔬在
廚。再拜而送。祖道徐徐。猶恐其旁適于他
邦也。爰四顧而屬之。熖火烈烈。南天不可
以止。些元冰颯颯。北天不可以上。些狐尚
首邱兮。可以佛也而不如此送之必于西
天也。西天十萬八千里、猶恐佛至半途而
仍返也。乃具糗糧。覩捍牧圉。不辭險阻。不

憚馳驅。必到爾極樂之國。以安爾清淨之軀。佛囉佛囉。中道不可以廻車。

酒中不語眞君子

酒能亂性、伐德失儀、平人固有不可言者、即君子亦有不免處、言語之間是也、其中有非禮者、有忌諱者、有應藏拙者、酒後皆能道出、小之貽笑、大者招尤、禍機不測、諺

所以思眞君子也。易繫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酒中能然。君子之所養可見矣

朝裏無人莫做官

泰之象拔茅茹以其彚征、此正似五臣十亂相繼升庸是也、如故明嘉靖間、嚴介溪用事、天啟時魏璫橫行、善類一爇、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乃朝裏無人也○若做好官、則楊繼盛魏大中之、續若做不好官、則相率而爲小人○諺故戒之○

寒路開花不結子

此日暮途窮之說、要人及早培植、勿任遲之又久至露冷風寒時候而始開花也、聯天地洪恩錫以晚遇亦有名無實故曰不

穀下。時乎不可求。可憐亦可哀矣。

端陽有雨是豐年

端陽天、也正中、得純陽之氣、其火當頭、此時一雨端之時、雨水火既濟、前此或不雨、至此屆不已得下種矣。後此或不雨、于此田禾已見下種矣、故下是豐年

吃者對門謝閣壁

有吃必有謝。吃而亦謝。非禮也。于此有人焉。入對門而坐。擾未嘗有顧而之他。此豈往拜其門也。固宜無何。攝衣冠。具名帖。詣隔壁而致意焉。備申飽德之誠。實切醉心之感。主人出見。所問非所對。適從何來。遽集于此乎。對門之家。見其出。雍雍然過。心計之曰。食客來矣。食客來矣。迎門而款之。

不料其掉頭不顧也、不于其門、于其鄰。亦獨何哉、而謝者則有辭矣、曰之二家者所隔止一壁耳、受吾謝者必知吾前日之吃、當不啻吾無謂予、吾吃者、必知吾今此之謝亦不議吾忘情、雖不中不遠矣、素史氏曰、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賞亦在此。

去了黃金抱像傳

黃金至貴、碌磚至賤、物之情也、貴之則抱、賤之則丟、人之情也、以人之情合物之情、無不抱黃金丟碌磚矣、然古今人物之情亦不可一例論、認黃金爲碌磚。認碌磚爲黃金。而從而抱之而丟之。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桀紂是也。知爲黃金而磚視之。知爲碌磚而金視之、而從而丟之而抱之。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夷齊是也素史氏曰一說並存諺意始備

心花不在五臟上

花者造物之化工大塊之文章人身小天地中有五行配列五臟分屬五常亦有化工發爲文章仁義禮知根于心歸美天君故曰心花威儀文辭皆是也睟面盎背施

于四體、含英咀華、吐詞爲經、苟爲無本、擒其不善而著其善、蠱思綺語、月露風雲、夫非心花也哉、究不出於肺腑肝膈、昔人所謂不栽桃李種薔薇、但見荊棘滿林而已。

生血落來牙齒裡。

熟血腴生血鮮、熟血宰殺豢物之血、和作羹湯、此人所食、由舌入喉、于牙齒一關過

而不留、生血乃獸相食之血、非人類所宜食如鷹犬搏雉兎狸鼠捕雞鳧是也、生擒活噬、鮮血淋漓、落于牙齒縫中、吮之不盡。咂之有餘、後遇此等血食、嚙齒齦牙、摟剔餘漬不休、縱之固助其克、禁之亦難戢其惡、人僉曰是物也、何殘忍至此、是物亦明知人必議其後也、而終不能改者、何也、該

殆推其故矣、

雌雞雄鴨短頭布

雞貴其雄、冠羽英發、鳴聲嘹亮、鴨貴其雌、卵育繁衍、子較雞巨、遜于布必貴乎長方能衣被有餘、奈何雞竟予以雌者、灰毛低叫、卵僅如梅、鴨反授以雄者、聲啞毛頹、不能卵哺、布偏給以短者、抱之難質、服之不

耍、彼且謂有雞也鴨也布也。特無如何其雌也雄也啞也使併無此雞也鳴也布也。猶望其雄也雌也長也。乃用此塞口貨使人服開眼藥與之者、出糾是否受之者、知足猶辱。

快刀熱水乾手巾

此是比體借薙髮利器、以方快意之處也、

快刀到處、猶松風過嶺、爽氣西來、熱水傾時、猶梅雪生春、烘霞東旭、手巾乾燥、正如宿雨全消、殘雲盡捲、絕無纖毫渣滓、碧空金聖歎擬快哉數十則。時未有此諺耳。否則必當增入。湶史氏曰、此聯可破上聯之殺雌雞、快刀殺雄鴨。熱水澆短頭。布乾手巾兒做一條。

晃閃催雷雷催雨 晃入聲讀

晃閃電也電母秀文英手持一物如鏡名碧璜精出道書又名礒磹出廣記其光的爍入地九尺砂礫畢現照人心坎意向立晃俗名晃閃閃後旋發雷聲疾擊奸囘雨即隨之雨能長養植物潤澤百昌此是天之知仁勇也。如察民刑民養民教民。王者

之知仁勇也。不惑不懼不憂、孔子之知仁勇也。傳及子孫、三達德、子思子所述之知仁勇也。再傳及孟子、隨口道出用明用力用恩。亦合此知仁勇也。雷知雷勇雨仁三者以知爲貴、知之明、然後處之當、雷殛雨潤、必自晃閃始、燃燃不爽、勢如破竹順流。遞催遞效、而不可遏。

土地吃雞雞吃虫

小孩拇陣。各仲大指小指食指相勝負、必以土地為巨擘焉、夫土地親民之神、是宜聰明正直、廉潔自處、誰知擅作威靈、累索牲儀、特發祭賽、雞隻殆盡。如日擇其鄰者。不知雞能啄食諸虫、足令物無蠹蝕、故為拇陣者曰、雞吃虫者也。奈何土地先將雞

吃乎異日蟲來何以禦之故下文緊接一句曰蟲鑽木土地

張公養鳥死多活少

鳥性難馴養之須加靜細之功方能滋長生機饑飽以度寒暑隨時渴則飲之燥則浴之日防鷹犬夜避鼠蛇一任忽畧粗疎便不能存活矣翼德張公賦性粗豪不會

淳耐且易忽忘以此氣質心情而施之于纖息微禽豈能飼養體貼以遂其生在張公本不養鳥諺借張公粗忽糅子以爲失養必消之戒故曰死多活少

猢猻種樹弗了不住

樹之爲物宜養其本根種之者不可有正助之病猢猻性不安頓纔一種便冀其生

活根甫入土未得氣即拔而視之前功棄矣再種復然人或誡以耐久多埋幾天萌芽漸見猢猻喜樹已活又搰其根終亦必亡而已矣故曰弗了不住

小囝吃蘿蔔逐橛剝

剝觀其生利有攸食亨諺曰剝剝也觀其生不鼎烹也利有攸食順而吃之亨聲象

也。君子尚循序有節、天行也、素史氏曰、地中生蔔、剝小子以孕頤節飲食。其初剝蘿以頸。其皮可用爲領有悔、史曰剝蘿以頸、志可食也其皮可用爲領有悔賁无色也。其二剝蘿以身、囷視耽耽。史曰、剝蘿以身、漸進也、囷視耽耽志未順也。其三剝蘿以腹、其欲逐逐。于食有福、史曰、剝蘿以腹、甘

節吉也、其欲逐逐噬嗑食也。其四、剝之无咎櫟中噬膚、史曰剝之无、咎養正吉也、櫟中噬膚中心得也、其五、和魚以庖人寵。苦節不可貞客、史曰和魚以庖人寵、不素飽。也苦節不可貞客、終無油也。其上、君子得皮小人剝尾、史曰君子得皮固所望也。小人剝尾、終不可長也。

和尚無頭髮樂得推

有等酒肉和尚、圓寂入冥、冥君惡其貪肉過多、罰爲猪以償其辜、士之東嶽、嶽府以佛門弟子。不宜受宰殺之罪。命下掌案司查議、乃查外省儉俗、多以木猪頭祭獻者、諸神不耐淡泊、令行瘟使者、至蘇松地方、牒勾民間養猪、以實其祭享、猪身用印、立

時瘟死、不及屠戮、此種僧人、應派入瘟豬籍。內可償殺生之辜。亦不受宰屠之苦。岳府依議、押僧赴轉輪殿、其僧詣殿下、見諸瘟豬、鬼問瘟死時有無疼楚、諸瘟答曰、瘟死雖不宰殺、仍須推括一番。豬身印過。瘟爛不及知覺。其頭究替木豬頭。血食須留一點生氣。毛亦不能即落。屠夫多用猛力。

不免些子痛楚。僧乃自喜、吾頭無髮。一任渠推同爲瘟死猪。盧和尙樂得便宜、咦不是佛門面上這回斷送頭皮。

船底下無水怎推扳

行船之法、一推扳而已。遲速進退、發攸往皆利也、操舟者、自矜己力、不知半屬天功、何則、以其有水也、海潮落閘、支河儘多涸轍、

江浙晝夜潮汐半天無水欲推不能欲拔不得爲舟人者或思勉強從事謂昇能遄舟吾何難師其術乎不知昇之力千古僅有肆行此智逆天作孽殺斟灌滅斟鄩女艾一諜而伏誅爲天下笑後人之力萬不及昇而妄想效尤用盡平生之力畢竟搖扼不動計惟息心寧耐待等潮回水轉船

之底下汩汩乎來乃唯所納之無不如志耳是以君子貴中流自在也

被頭裡做事終曉得

夫人之所居外而籓籬近而墻壁進而門闥闥中有床床上有帳帳內有被至深至密莫有過于被頭者矣于中做下事情誰能見之誰能聞之無何不見之見不聞之

闈。由被內達之被外。床帳不能遮。閨門不能掩、墻壁籓籬不能蔽。舉之于口。形之于牒。暴之于廣衆大廷。甚而遺臭于天下後世。溯其始禍之處。寔在至深至密之被窩中也。世間做此等事者、圖其漏網、百中豈無一二不曉得者、吾安知不在一二之數、庸詎知上有天、下有人、旁有鬼神、終無瞞

過凡婦女下體有交骨一灣抱貞者白璧無瑕有夫郎有黑一點兩夫則二點增一夫多一點若娼蕩婦其骨正如中式爛時文濃圈密點數至不計矣嗟乎紅顏易盡白骨難磨百年同穴如何如何吾青邑有馮若水藉道法入冥中見父母過一冥署方鞫男女二四初皆不承冥官命帶三

尸神、神身長止尺餘而頭如巴斗、搬演生時房帳、男女衣履溺器等物、諸態畢現、乃皆輸服、若水醒時、能言其姓名、洵如諺言、終曉得也、嚴乎嚴乎、可畏可畏

有利無利看三個十二

正月十二、二月十二、三月十二、此三日天晴、則年穀順成而有利、天雨反是、顧世多

混傳自去年十二月十二至本年二月之十二爲三個非本旨也乃粘帶月分之悞、其實數本先天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統計三十有六合着三個十二邵堯夫詩三十六宮多是春正謂此也。知冬月不在內矣。

菜油麻油尋一件頭由

油、隱由字起、因也、故曰頭由、老羞成怒、節外生枝、往往討人厭、欲以爲話柄、齊桓之伐楚也、管敬仲曰、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晉文之伐楚也、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此非伐國本意、無非尋出頭由、但須尋得好、舉菜油麻油以爲例。菜油淸、若花油則渾矣、麻油、芥若桐油則臭矣、同是頭由。

而好歹不一。論樑之盟滅氏、則曰犯門斬關、此便尋得好。季孫之伐顓臾、則曰爲子孫憂、便尋得不好。即齊師討包茅同好、昭王不復便非好頭由也。胥人責許姬洒好君一原二、亦非好頭由也。出師有名、直言有體。諺故以蒸油麻油發其凡焉。

老壽星吃砒霜活厭了

世間諸福、惟壽爲先、一切富貴功名、非壽不能長享、人情莫不欲壽、豈有長生長活者、而反生厭乎。素史氏曰、活之不厭者壽人也、活之至厭者、壽星也。人于富貴功名、一切世味、備歷其境、依戀之心、自不能已、至于壽星、其壽幾千百歲矣、一閱二十八宿關昆陽、其建功立業、貴顯莫比、又聞三

十六天罡下、七十二地煞臨凡、稱雄任俠論秤分金、其豪富亦莫比、其餘文曲武曲、客星桃花星、轉世投胎不一、而足。獨有壽星頹然在碧落之天。去日見蕭頻長大。昔年親友盡凋零。鰥寡孤獨多半集于厥躬。待終其天年、亞不知有幾千百歲。其吃甛箱。乃千古必無之事。寔千古必有之

情呸乎、福汏祿移。欲壽而不可得。不福不祿。欲不壽而不可得。必謂無厭括之壽星。何以有祈死之士噫。

閻羅王開飯店鬼弗來

如謂鬼不求食、聖人何以有祭義祭法、鬼必求食、世間並不見鬼灶鬼廚、人情不再食則饑、此飯店乃鬼所必需、而閻羅王一

開、以可任其壟斷矣于是判官掌權。小鬼走堂馬面挑柴。牛頭擔水。十八獄卒分買辦。攤攤二終作茶標、處處爭獰。層層需索。一班餓鬼窮魂。無不心驚膽落。逐隊而來。裹足而退。舉凡門攤舖鈔。多所開銷。辛力房租。照常支用。飯食紙張之加派。雞犬貓鼠之侵年。後來百孔千瘡。絀底毫無填補。

皆此店之開爲厲階也。素史氏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乃下操商賈之術。豈不謬哉。

東到吃羊頭西到吃猪頭

此隨地類舉耳。不必准。准東羊西猪、以辭害志也。吃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于是東西皆到矣。言取其頭、自尊之意。羊頭味美、

而小必取盆于猪、猪頭肉多而粗、必選勝及羊、致廣大。盡精微。無少欠缺矣。到東則以西耀之曰、彼饞我猪頭之大、到西又以東耀之曰、彼餉吾羊頭之美、二處皆懼後至、乃爭獻其頭矣。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對直徑行中間一路採鮮。無不給也、由東轉西、由西轉東、遶道旋行。南北兩旁。獻奇無

不至也有羊復有豬所美必合有豬更有
羊二者得兼無遺弗屑無微不入此其為
饕足之道也

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

死人必臭活人可不臭可以不臭而必欲
臭豈得以道理計哉蓋死人之臭有臭之
臭活人之臭無臭之臭也有臭之臭惟鼻

知之、目不及見、耳不及聞、口亦不及說、言之所及、臭亦及之、鼻所不及、臭亦不及矣、約計、一里實不到一里、即曰一里、亦止一里也、無臭之臭、鼻雖不知、而目爲見之、耳爲聞之、口爲說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奚止千里、統言千里、不必瑣言遐千里也、武后誅駱賓王、暴之于市、非無尸

氣但數十武亦漸消矣其所謂更衣穢亂殺姊屠兄聚麀踐翟等因倫敘檄文檄到處湛臭亦到已徧此日之域中爲限誰家之天下耶明嘉靖中都城外里社祠中寄一新柩有顯者過之掩鼻而嘔唾涎而駡令祠僧撤之郊外僧甫領命忽作厲聲曰汝敢憎嫌及吾乎吾雖死猶生汝雖生猶

死。汝阿附嚴府、爲嵩賊叠枕被、爲世舊捧溺器、爲嚴嵩吮鼻涕、與牛信拜兄弟、穢德。彰于京師。腥聞達于江浙。何欲徙吾棺櫬。擾吾神靈。吾欲生啖汝肉。偏憎汝體不芳馨。言訖昏絶于地、顯者失色、詢此棺內何人、考係楊椒山公也、其人嘿然、覺去僧醒後查此顯者。乃通政司趙文華。

終日裏望望望至水裏去

易无妄史記作无望望之一字聖賢未嘗無之但不須太過太過則妄矣蓋望之而得者不望亦得望之不得者過望亦不得望之日望之爲已至矣乃終日望之又望望之愈切失之愈甚何則聖訓先事後得不欲以得之一念夯事之極功也彼終日

望而且望其正助之病必有矣素史氏以諺解諺思量掘窠藏轉罰三年窮妄想之心一開徼倖之心必勝未有不至水裏者。即不至水裏亦如水裏去耳。知足不辱處願難償。病在終日望之又望也

踏板上睏睏睏到床上來

絕始禍者必杜其機防流弊者必端其本

床之爲地安危所係、不可不愼、乃有愼之、不及愼者一踏板爲厲階也設有窺伺之人驟登床第必遭按劒術之巧者不即不離以䠞于踏板上嘗之一䠞不得退矣遂至䠞䠞有第二䠞必有第三䠞第二䠞猶在踏板第三䠞必不在踏板上矣色無瞻而有瞻劒非仙而似仙宋彝元夜入楚軍

亦不能外此易剝封初以足次以辨三以
膚矣魚貫而進宮人寵矣女子小人聖訓
難養顧與其不孫也寧怨

告化子逃走猢猻就無戲唱

化子貪而無義猢猻慧而無恒作伴賣伎
以犬爲騎以錫箔器仗爲把子演諸雜劇
化子挐小鑼依劇歌唱斂錢頗厚其獲乃

化子自釀酒肉、絕無鮮美之物、豢猴、束縛之馳驟之、猴不堪命、乘間而逃、化子孑然無侶、戲無從演、曲無從唱、人犬饑羸、器仗傾拋、退而乞食於市、恒不能以自存、素史氏曰、猴之走善矣。獨恨其走之不早耳。夫猴本山居、採鮮可以自給。乃欲依丐以為業。陋矣。雖然、猴不去化子不貧、猴亦良黠

也哉。

六月內凍殺湖羊話也情長

湖羊毛深穠縟、剪下搦之爲毯。疊之成褥、所謂挾纊憐溫吹綸愧煖者也。是性能熱人、豈不能自熱其身、而反至凍殺乎、況在六月內、雖寒瘦之體、尙欲納涼任祼裎袒裼、無傷也、曷慮溫厚如湖羊者哉、不知天

下事有大謬不然者。嗟乎、家有齒、故焚之。蠶有絲、故煮之、羊有氄毛、故翦之、翦之多於六月、誠慮其凍也、而凍即因此、葢六月中疾風暴雨、固所時有、方見烈火薰炙、蘊隆蟲蟲、俄而興雲降雨、颶風大作、羊甫被翦、躑躅鋌走、奔避莫及、通體盡蕁、毫無遮葢、中寒而斃、往往有之、何使湖羊自小希

革慣歷星霜、而堅老其皮骨、即衝風冒雨、斷無凍殺之情也、乃蒙茸之態養成嬌嫩。一經祁寒暑雨、不克自保矣。孟子舜發章、反覆詳論勞筋骨餓體膚言之長矣。素史氏耳熟此諺、初不之信、既與湖人聚首、具道其情如是、是可供一夕之話也、

來得早洗頭湯來得遲洗渾湯

人未有不愛清而惡濁也、諺若爲人勸駕。者曰寧來早、莫來遲。以清與渾之不一也。諺若諷人自取者、清濯纓、濁濯足、水之自取也。早洗清遲洗濆。人之自取也。辨吉凶者存乎辭、早來愈于遲來也、諺若汲汲乎有後至之誅焉。震无咎者存乎悔、遲來猶愈于不來也、諺若殷殷然有晚蓋之望焉。

柔旻氏曰素乎淸、行乎淸。素乎渾、行乎渾。無人而不自得、其庶乎。

淸明前掛金錢淸明後掛銅錢

淸明前後半月、吳俗皆有標插墳墓者、以紙錢飄掛、古稱寓錢、非金亦非銅、其曰金、曰銅者、係乎其人之孝思也。掛在前子孫殷勤哉、戀祖先。切切然有不敢或後者。孝

恩厚而足貴其錢非金而是金也。掛在後。子孫意緩不甚依戀祠先幾幾乎若奉行故事者。孝思薄而不足貴其錢非金而是銅也。僕本獨子、遵 恩例兼繼兩房宗祧、前年合葬墳塋未宿、標插較急拜與一聲、如白練有觸是諺錄祀上聯時嘉慶〔〕未春清明前十日也。

先是正月初一日六十生朝自述詩有曰獨子單承依古禮兩房兼繼蒙

皇仁實感

恩例于無涯也初一日

太上皇升遐淸明前十日

詔到除紅泣題一聯普天率土含悲處復旦重華仰頌時敬謹書之素幔換去

色聯因即以素史自署而拙集十二字聯適妓湧淚投筆自是不復續聯云。

青浦素史臣王有光恭紀